古易斷外篇

上彖傳

三

仁
938
13

938
巻 13

古周易經斷外編卷二 上

日本 新井祐登謙吉 著
男 篤光錫夫 校

上象傳

此專釋卦之上下兩象及六爻之象也與象傳文言諸作之例不同故特謂之象傳釋卦之兩象者謂之大象釋六爻者謂之小象康熙帝曰象傳釋名或舉卦象或舉卦德或舉卦體大象傳則專取兩象以立義而德體不與焉又象下之辭其於人事所以效動趨時者既各有所指矣象傳所謂先王大人后君子之事固多與

象義相發明者亦有自立一義而出於象傳之外者其故何也曰
彖辭爻辭之傳專釋文周之書大象之傳則所以示人讀伏羲之
易之凡也蓋如卦體之定算卑分比應條例詳密疑皆至文王而
始備伏羲畫卦之初但如說卦所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而
已因而重之亦但如說卦所謂八卦相錯者而已其象則无所不
備其義則无所不包故推以制器則有如繫傳之所陳施之卜筮
亦无往不可以類物情而該事理也夫子見其如此是故象則本
乎義名則因乎周義則斷以己若曰若曰疑當作曰若先聖立象以盡意
而意无窮也後聖繫辭以盡言而言難盡也存乎學者之神而明
之而已矣此義既立然後學者知有伏羲之書知有伏羲之書然
後可以讀文王之書此夫子傳大象之意也○按俞氏謂今人以
象傳稱大象傳以爻傳稱小象混象傳爻傳以爲一篇安有所謂
大小哉此妄認爻辭以爲象辭故也俞氏以爲卦者象而爻非象
乎夫子既曰易者象也象爻皆象也何不可之有此傳專釋象爻
之象以教示人事故曰象傳始以象與爻不爲二篇儻以爻傳以
自爲一篇傳有十一篇不得稱十翼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
變者也變謂象之變非言非

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晁氏曰健當作乾趙汝楳曰集
韻乾作健當是健訛爲健也

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何也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但言天行則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爲天行健乾隆帝曰乾象爲天兩乾相重有天行一日一周而日日一周之象運行无窮萬古不息何健如之健者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體乾之君子以天行爲行一心之中天理流行有一毫人欲之間則息矣克己貴彊爲仁由己貴自彊自彊則健在我而與天同其不息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彊象乾道之健不息象乾上有乾大象六十四卦皆言以所以教人體易而用之之法也蘇氏軾

曰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曰偷強則日長偷則日消胡氏一桂曰六十四卦大象釋一卦兩象之體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詞絶不相關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胡氏炳文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愚謂无息者自然之誠也不息者君子之彊誠也始於不息終於

无息此君子之體易而用之之學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經言龍而傳言陽明龍即陽氣之象乾隆帝曰陽德也下位也在下時也爻之蘊不見此三者蓋以發凡也胡氏炳文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胡氏一桂曰易卦爻辭无陰陽字陰陽之稱始此蓋以六十四卦之初爻即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以爲諸卦通例陰陽之名一立而動靜健順剛柔奇耦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亦由是而著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陸氏德明曰施始豉反

梁氏寅曰九二雖未得位而在下之大人也其曰德施普者正孟子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所謂德施豈必博施濟衆乃謂之施乎益聞其風而興起者无非其德之施也愚按龍及飛而作雲雨乃膏潤於下可言德施普如在田則尚未矣然曰德施普者以德言不以位而言且又陽氣方著見於地是發生之利既來故也益聖人見於世雖未見用於世而德化及物也梁氏說極好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乾乾終而始无片閒體易之君子反復踐行乎此道是動循天理

所以處危地而无咎也項氏安世曰三以自脩故曰反復四以自
試故曰進退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進也在淵退也進退適其時則皆无咎聖人恐人誤認以必不
進故加進字以明君子惟不可必在淵也君子之惟是順其時已
矣郝氏敬曰若就尋常論只是再息而行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朱子曰造猶作也徐氏幾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
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或曰造字內有制作
之意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陰爲虛陽爲盈上陽之盛極也盈滿也今居于斯而驕然不知恭
敬儆然不知謙遜謂之亢以之居盈位所以必不能保得其長久
而致悔凶也蓋欲久者不自居其盈之地所謂成功之下不可久
處意同徐氏幾曰盈釋亢字不可久釋悔字谷氏家杰曰亢不徒
以時勢言處之者與時勢俱亢方謂之盈不可二字聖人深爲處
盈者致戒○按天地鬼神亦皆惡盈害盈危幾不懼乎
用九天不可爲首

俞氏琰曰象傳云首出庶物此乃云不可爲首何也曰用九益言乾六爻之變也變則與不變異矣九雖天德今既變則不可爲首非謂乾不可爲首也若謂乾不可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爲之首乎愚按經曰无首吉者剛能用柔是以吉也施之人事則雖有自才德不可爲魁物也此剛柔應其時而行是用易之法也俞說爲穩諸儒所論太過求精探微而不切矣於人事不見何爲用蔡氏清曰爻辭无首之首以象言爲首之首字只是先字義○愚按六爻有君公諸臣庶民之位由所其居之象之善不善而吉凶悔吝異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其得而食諸

特關國政者最以不可不讀易矣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林氏希元曰地勢坤言地勢順也乾隆帝曰天以神用故言行地以質用故言勢按李開曰天以氣運地以形載曰勢坤象爲地兩坤相重一下一上象地形高下之相仍其勢之自然也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地載萬物順萬物而无私厚薄君子載物順萬情而无偏好惡敦龐涪固无一物而不容受承藉之是體坤之德以爲德者也馮當可曰法坤以厚德法重坤以載物天地民物之責聖賢道學之傳非德之厚孰能載之○朱子曰乾重卦不可言兩天日日一周有重

天之象。此所以爲天行健。坤重卦。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爲地勢坤。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魏志文帝紀註。太史許芝引此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今本誤增堅冰二字。

馴。狎順意。其道陰道也。孔氏穎達曰。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爲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於始。愚謂是物之漸長之義。慎終於始之謂。其理通善不善皆如此。或曰。積善積惡。皆如履霜餘慶餘殃。皆如堅冰。陽亦有剛善剛惡。陰亦有柔善柔惡。不當偏作陰柔邪惡釋之。極是也。

胡氏炳文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也。原其始也。○孔氏又曰。易以物象明人事。猶詩人之比喻。或取諸天地。或取諸萬物。或直以人事明義。聖人之意。可以取象則取象。可以取人事則以人事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衆爻其正則不中。中則不正。獨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全。故能順承乾之直。而其動也亦直。方者地道之本然。蓋物之性而產之非。是直乎。成形而不易。非是方乎。凡物由動而見其德功。故

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待習熟而无不利者是德盛之極自然
地道之光輝外見也蘇氏軾曰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
項氏安世曰乾以九五爲主坤以六二爲主此二爻既中且正又
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乾於九五言乾之大用而
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於六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
美蓋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義同其存乎內者直是
以見乎外者方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知音智

含章藏美於中而不露也貞非固守而不發之謂時當發則發猶
發矢之發發必中其的聖人恐人誤認膠固而失其時故曰以
時發也故含章之人或從王事則非不敢爲然不爲物先不有其
功惟不喪厥時宜其識量皆无不智故曰知光大也程傳云唯其
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萬氏經曰光則无所不明大則无所不盡光是直說大是橫說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陽動陰靜陽舒陰閉六四重陰居不動之地當閉塞之時括囊其
口也經言无咎无譽傳唯言无咎蓋咎與譽人之所不能无而得
无咎難矣於无譽非所憂焉能慎則非无害而已譽亦自出乎慎

矣人恆息可以无咎則存養省察之功不空若人恆干譽務名者則求尤取禍招譏之因咎之所歸也愼一字萬全之良藥聖人垂教之肯深矣切矣蓋直心爲德眞心爲愼內而中規外而中矩絶榮競守常分是愼之用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舊解曰五有中順之美積諸中斯有黃裳之美形於外曰文在中言其非由外飾坤爲文居中之象也文德實具於中故也中具於內曰黃中中見於外曰黃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卽美在其中意○張氏次仲曰此象傳言中之始道莫妙于中故聖人就位之中而發明之或言剛中或言柔中或言得中或言中行或言中正此皆據理論事而質言之者也如坤之文在中需之行在中小畜之牽復在中泰之得中困之中有慶此皆雙關二義鏡花水月難以刻舟求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陽亢而陰窮故敵戰君暴而民窮故悖亂其罪歸孰乎凡物窮極則變犯其本分而至作杭作逆者由不愼其初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諸家皆云坤變則乾陰變而陽故曰以大終也沉氏其寓簡云大

當作代音轉而然耳蓋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愚謂乾以元始坤以貞終貞中卽元代而終是終太始終循環變化无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陰氣騰而爲雲陽氣鬱而爲雷陰陽和而成雨坎象爲雨爲雲今不取雨而取雲何也雨爲潤澤水爲通達蓋屯之世政綱未張世道未開膏澤未下民用未通是故不取雨而言雲有鬱結不解之義也此時也焚如絏君子治之猶治絲而治道成故曰經綸經者先總其緒而後分綸者理其緒而合其類先解曰先經以引之定規模次綸以理之及事業大綱旣擧萬目畢張所謂經綸也○朱氏震曰象傳言雷雨者要終而言也

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世之時故雖盤桓而不進非終不進其濟屯之志在于行正也以剛且主居最下以貴下賤益謙德天人之所福好故民親附而歸之所以大得民也張氏玩辭云志是立身之根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子於象傳共六十五志字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之難以柔乘剛遇時之變以不能應九五也數盡時至乃正相

合而可得復反其常矣。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无虞即可舍去以從禽何貪甚矣漫往而不止是故求羞吝又取困窮必矣警戒世之貪利貥欲甚者必取困抱窮亦甚也蔡氏清曰從字重是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徇物也康熙帝曰象傳有單字成文者如此爻窮也下爻明也是即起倒處餘卦放此○先儒曰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又石經舉正作何以從禽是詼諧調笑之語不直言其事之无成而无成之意已在言外增一何字便如嚼蠟。

求而往明也。

求者初求我也往者我應之而往也是知時之通塞而不喪進退之幾可謂明也已矣若不待彼求而往則是不能知時不知去就之義豈是明邪○諸家以爲四往而求初賢是有知人之明者只是推說旁通。

屯其膏施未光也。

創國成立之時政令未滿君澤未及其施未光光遠及之意。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處屯難及坎險之窮其困厄之甚至泣血如此何可長久乎其

凶不待言○或曰上窮則變變則通屯難已極何可長處當思所以變通之矣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去聲

山下出泉之處爲原水之天根也自原初流出之謂泉流出之初天眞靜清而未遠達也如赤子之心之未明通其象爲蒙蒙以漸開水以漸達蓋水之行也險塞不避百折不回故能流通而遂至海君子觀此象以果決其行涵育其德徐氏幾曰果行體坎之剛中而達之育德體艮之靜止而成之眞氏德秀曰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梁氏寅曰得于心曰德行之本也見于事曰行德之發也成於內而形於外故此主於行而言○屯蒙皆坎水也則雷雨之水爲濟世之甘霖蒙則源泉之水爲作聖之眞脉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蘇氏易傳法作發誤也

發蒙正物皆是師之道也教之正之有法而後可以正之猶如以規矩成方員也刑謂犯法者以法規治之而令歸法非刑戮也一切教法可推通

子克家剛柔接也

五君父位二臣子位今二以剛中居內剛能堪事中无一不可此固有克家之象然恃自己之才以專行之乃非臣子之分從六五之命以行故能成克家之功也是曰剛柔接益剛柔接句自有和睦親順之意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熊氏良輔曰蒙小象凡三順字只是一般不必以不順爲不愼益六三所行不順故勿用取之愚謂不論男女凡人而不順則所其行皆是逆悖誰有容之者耶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去聲朱子曰實叶韻去聲○按實字與順巽願亂爲韻古音不可曉者間有如此者

陽爲實陰爲虛初與二比九二五應二比上六四獨无比應故曰獨遠實此无賢師友者无由啓蒙得明所以其困苦而致羞吝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眞氣未鑿故能受教誨仰而承上九順也俯而應六二巽也

益順者赤子之心德也巽者承人而不拒故人喜告以善益受衆善以積於一身安也其吉程氏汝繼曰六五好處全在一童字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氏炳文曰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

而止之下之順也梁氏寅曰上九將帥任閫外之寄者其能禦寇
而不爲寇則上順於君而下順於民矣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上聲樂音洛
雲者陰陽之氣也上於天將雨之候也未成雨則其和而待成雨
澤需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欲使天下之民浴君澤樂其生此需致
太平之道是君子之能事也飲食宴樂言生民之養其身體樂其
心志非君子自爲需之之謂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又
曰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此豈爲人君者之心乎不知

需之道之君政事至于此谷氏家杰曰雲上於天而後可以待雨
君子有爲於前而後可以待治不然不幾於坐廢乎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險難在前不可犯之而行今初遠引以需于郊此其所以利用恆
而无咎也倘其心操不堅固則爲時勢見移而失其常不可不慎
經曰恆傳曰常皆固守而不妄動之謂只是需之時能以需爲恆
已矣或曰犯難二字最可玩味患難人所時有但不當犯之耳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乾隆帝曰衍有平義二需於沙外險而內自平故曰衍在中也以

吉終正所謂利涉大川往有功者也楊氏簡曰衍在中者言胷中寬衍平夷愚謂初與三俱過剛不中而初以遠險用恆則以得无咎三由逼險而致寇惟二以剛居柔中而與五同德相應以有有爲之才始雖小有言終不喪其爲吉蓋人有此德則始雖遇媢嫉終不隕令聞從容可需時至耳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災在外坎險在外卦之象言禍在目前也既需于泥正是臨險進一步即陷險中自我致寇之際也未入險中故早敬愼則不至敗也朱子曰敬愼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曰災曰寇皆患難之通稱丘氏富國曰坎險在外未嘗逼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傳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既已入險又爲三剛之勇進見傷故曰需于血然以柔正上順于九五下聽三剛而不拒其進此非强求出非阿屈勢只是恰競抗之幾者也蔡氏清曰剛健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胡氏炳文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君受民命之寄若不中正則拂於天逆於人不足以養天下也中正字觀德位兼備之盛蓋大象既盡此爻之義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者何待也諸爻皆有攸行而塗遇于險故需險通之時也及其行也各不得不至于上六卦與爻象法少不同見經註上六固非速致之而衆客自來焉不引亦不拒恭敬之而有禮蓋人而如此則誰其舍諸此所以得終吉矣抑上非君主而得衆爻之心不能无嫌然本是无私是故雖不當尊位而不至于大失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先解云天一生水乾坎一氣而同方及麗於形天上浮水下注其行相背是違行也始於相得而終於相失訟之象也君子觀此則知訟所由起故有所爲必於其始愼慮其終无違訟端自絶矣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中吉終凶初爲訟端故以不可長爲戒雖小有言以辯之明爭心即止楊氏簡曰是非之辯明則可以不訟聖人善解人心之敵如此蓋不可長與不可成有別長則至於成矣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與五有尊卑之分不可以敵故歸逋是知其分全其身免於患

之良策也。亂繹通字若以下訟上乃禍患之至如掇採而取之矣。
自招求之也。益上下泛以貴賤言倘君臣父子爲相訟相爭卽三
綱淪九法斁矣。

食舊德從上吉也。

陰以從陽爲德。故以守其素分曰食舊德也。一於從上而不自主
事則吉也。上泛指爲上人言。益一起功利之念卽與世相違。訟所
由作矣。世之以鎖能細藝欲售醜者。惡知從順之道乎。

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拂人逆命而不復則菑害竝至。今旣復其常以就命。變競心而安

貞於己。與物忤戾之念絶矣。何失之有。丘氏富國曰。二沮於勢。四
屈於理。此二之美所以止於无眚。而四之貞所以爲不失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乾隆帝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所謂使民无
訟者如此。吉孰大焉。〇張次仲曰。獄訟繁多。件件欲尋一道理。應
付不勝其勞。聖人只是一個中正。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
王道平平。一切發奸摘伏俱置不用。此治訟之至德妙道也。本義
云。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此獄吏之任。非帝王之事。愚謂訟之
九五。其象爲聽訟。台之君子不必謂帝王自聽訟。張氏專泥尊

位直以爲帝王其說雖有理而象旨不切矣只以本義爲正解益
人主於刑獄其大者未嘗不聽但罔攸兼于庶訟故小者不必聽
而已九五之象自可默識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德沛補註曰以曰亦者慨歎之深也用訟而受服不見褫亦不
足敬況三褫乎所以使人自省也益又以利害明傳以義理決也
愚按訟本是違拂人情之事聖人本意欲使无訟雖然不可徒然
而息故使官聽訟不得已之制用也初六象傳曰不可長者防其
始之辭上九曰不足敬者深惡極終訟事者之辭象傳曰訟不可

成者總戒好訟者絶禍害之原之教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焦氏竑曰水行地中不見其有水也鑿之則爲水兵寓於農不見
其有兵也用之則爲兵乾隆帝曰地中有水水藏於地无地无水
猶兵藏於民无民匪兵皆伏險於順之義師之象也水居地中容
而善畜君子法之不容无以得天下之心不畜无以制天下之命
古者寓兵於農後世雖不可行然藏兵於民有兵之利而无兵之
害亦猶藏水於地有水之利而无水之害此義不可不知而顧畏
民嚮載舟覆舟之戒聖人益三致意焉蔡氏清曰容民畜衆皆以

无事之時言畜衆以今日言得衆以後日言益容字有教養二意
制田里以厚其生明禮義以作其氣容民卽是畜衆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卽法亂令變以行軍敗亡立待其凶必矣失律釋否字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元帥奉命出在軍中掌三軍之政專賞罰之權此時也於閫外之
事君不可以從中御此兵之法也斯曰三錫命謂數褒賞戰功之
命非軍戰之命然非純悅有戰勝由其功德以懷綏萬邦故已矣
益好生惡殺天之心也王者用兵匪嗜殺施棄只是在禁暴安民
故謂之天寵惟非指王寵而已天字旨味妙妙谷氏家杰曰不曰
威而曰懷見王者用師之本心極是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犯分而爲最故敗亡而北匪自爲敗亡而已使總軍大无功
也大者甚意○楊氏簡曰行師之法權歸一將使衆主之凶之道
也衆所不一必无成功九二既作帥六三居二之上有權不歸一
之象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亦與敵構兵者雖出師而進而知其力不可敢勝而退於其

次次謂營中也不戰而退雖无其功而不傷兵從容以待其會機是不失兵道之常律所以无咎也益老子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意相似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胡氏炳文曰一使字繫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戒哉按五君也故謂不可謬所任使之人胡氏簡明極佳或曰使字位字之訛今不取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至師已終論功行賞國家既平勿使小人在於君之左右使邦亂者必由小人矣詳見經註益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所以慎始慎終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乾隆帝曰水在地中隱而相忘水在地上顯而相附水土妃也物无親於是者故爲比地上之水散則萬合則一如萬國之民各比於一侯又如萬國之侯共比於一王是以古先王封建萬國親撫諸侯與天下交相親比如身使臂臂使指小大相維順以聽命水地之相親比何以過是坤爲衆爲土萬國象諸侯分布其上地上之水之象益象言五陰比一陽象傳言一陽比五陰象意人來比

我此取我往比人〇易于乾坤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卦
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意深矣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有他吉謂有意外之吉孚信之驗如此蔣氏悌生曰直舉初六爲
言可見比之要道在乎始先此義與卦辭後夫凶之意相發明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柔順中正以不自失其所比之正偶內省不疚夫何失哉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他皆有親比我獨亡豈可不傷乎所謂惻然痛憫之辭令人惕
然有深省處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旁外旁賢旁上皆指五也以象言外以德言賢以位言上其分其
義所以吉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舍音捨
顯比而所以吉者九五大中至正以處尊位以臨天下之民无私
寵无偏惡惟是一故也失前禽者喻不盡物之生而言逆謂自圍
中而逃去者順謂入圍中而不能逃者此一句釋失前禽之義此

言自然之氣象毫无安排之意邑人不誡上之使下統无過不及大公滿天下仁化及萬民之象胡氏炳文曰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初由孚而成比之始故獲他吉上由疑而未爲比之始故居終而无所終也无首則何以能終乎所字有指事業意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乾隆帝曰巽在天象風在地象木无處不在无所謂上下曰上下者姑以人目力所及而分上下耳風行天上有氣而无質有聲而无實能畜物而不能久畜小畜之象君子體之以懿美其文德如容儀之溫恭言辭之和婉皆淑粹美足以爲德之文飾猶風行天上舒卷雲霞而成文然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是所蘊蓄者小也懿取巽體柔順之象德取乾體剛健之象文取互離文明之象

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陽明以踐正故早見勢知幾而自塗中復本位此以裁斷之宜其得吉者也象義經註備矣〇道字爲道德之道而解者非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曰牽復則非自復雖然以處中能知正與之因不失其親者不爲

自失也亦者承初爻義〇或曰雖牽而自有中德故實不待依附於初而不失自復之道也甚矣喪象法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正而妻從夫妻相和而后家齊今也妻倨傲制夫夫憤怒暴妻不平而常爭焉得正其室治其家耶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順正有孚以免傷害憂懼者以得與上合志故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勉旃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攣戀通說見爻辭下

以衆陽之主攣如成卦之主畜之力全在四故曰不獨富富即畜聚之義益聖人繫爻无吉凶之占辭見君德不美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以居畜之窮而既和既止然非善正之道故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者不安寧之謂前功終不可保又難免於隱禍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此觀造化自然之禮所謂尊卑定矣貴賤位矣其義同君子觀此象辨別上下之分以示教民民志既有所定向而各安其所履罔越思犯分者益自公卿大夫至農工商賈莫敢僭踰之

行分嚴而情通然後可以言治道益見理明則志定志定則見理明也賈子所謂人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也程子曰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簡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王氏應麟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當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因我之素位而純行我之本分厥所行不出於本分是之謂獨行願益人唯不能自安履於所居之素故徼於分外之幸汗心醜行无所不至詖足辯義與不義哉諸家皆云素履往所謂素位而行獨行願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人之心固恬淡自若見人之榮利无所歆羨中既志定故不自亂也自字味長此不待他之教戒而弗爲亂也益凡人如此則履世路之險岨而見咥爲乎蔡氏清曰中就爻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也

耽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乾隆帝曰視不能遠又居不當位是以履虎尾而逢咥也惟志從九五之剛如以武人而效命於大君之事則得悅而應乾之道矣王氏申子曰三質暗才弱本不足以有爲以當履之時一陰爲主適與時遇是以不顧其位不當勇於行而履危蹈禍斯道也唯武人用之以爲王事一於進以行其志之剛則可故爻辭於咥人凶後言之用各有當也愚謂大君之句可備傳註

愬愬終吉志行也

以九處四質剛健有所遂事志柔順有所不犯全卦之義以和說而免虎口是故以柔爲善此所以其志得行也

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潘氏士藻曰貞者舉動正大厲者君威嚴厲愚謂九五夫履果迅猛斷此由恃其以剛毅當尊位焉古之聖王莫負權奮勢之舉動凡人恃其剛乘其勢无和氣者其事雖正亦危矣況未正者乎〇貞厲之義與經意氣異宜從潘氏〇或曰九五剛中非恃剛取厲之主知爲君之難而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謂處履之終也所履之事有始有終非實行无欠缺者則不能事全用備功成名遂所以其得元吉自天佑之受非常之景福故曰大有慶是正解元吉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財材通荀作裁相息亮反左右音佐佑

乾上坤下天地之定位坤上乾下二氣交通之活象而泰之時也此時萬物生成卽天地之道自然之化也益天地之道以全體言莫一不備者莫一不宜者然非假聖人之手則天下億兆不能皆合是道得是宜天亦不能及細分諄諄故聖人財成輔相以左右

斯民於是生民全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所行當其可猶迷塗者之出于康衢也泰世仁教之化君德之大如此蔡氏淵曰氣化流行隱侗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交錯聖人此時還之自然高泰下稻亦地勢之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先解云首句是造化之泰下三句是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以開萬世之泰后謂時王古者天子諸侯俱稱后但天子爲元后別羣侯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楊氏萬里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蔡氏淵曰志在外謂應陰也陰爲民君子在內則惠澤及乎民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俞氏琰曰光大謂曾次明闊而有容人之量也蔡氏清曰光則其明足以有照大則其器足以有容皆主心言康熙帝曰傅只舉包荒非省文以包荒蓋包荒是治道之本然包荒而得合乎中道者以其正大光明明斷无私是以有馮河之決有不遐遺之照有朋亡之公以與包荒相濟而中道无不合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本義作无平不陂音訓云一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舉兩句

康熙帝曰天地際只是言乾坤交接之際也自卦言之外卦爲陰往自爻言之外卦又爲陰來胡氏炳文曰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愚按際字聖人使人喚醒分曉是幾微變人能窺得是意旨則泰能可持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俞氏琰曰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爲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也願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蓋出其本心故曰中心願也李氏簡曰不富不以富貴驕人而有虛中无我之意也在下卦之初

則明以彙交於上在上卦之初則明以鄰交於下益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又曰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則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乎下四當二卦之交故發此義康熙帝曰王弼以陰居上爲失實而傳義從之考易中皆以陰陽分虛實不因乎上下也失實之爲解不當明矣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踐尊位可以成世泰者惟是堯舜而稱之然經於五爻不言帝王

象僅以帝乙歸妹象之其故何益泰象法本是二氣和交生成萬物者正象也旁象以世道人事言內卦爲朝廷爲賢人外卦爲村邑爲小人如此則五爻不當天居然定例以爲尊位以皇女之嫁象傳雖釋象義而主人事故取二五應援專發明君臣相合之義述上下交而其志同之句象傳曰中以行願泰時之君所願者不喪衆心而願永保泰時也由其能下賢任賢以獲行所願以受其祉福且元吉也不可解徒以下賢其爲願也此主九二臣能忠信尚于中行之義而渾合六四男女厚情陰陽和協之意益以祉元吉本是占辭傳每每不拘於象占之例以屬爻之象義而釋之是

傳之一例也。大抵猶經文以象與占兼舍者稱貞吉之例也。此爻舊解不見清愜。故今詳云爾。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而變者天運之自然也。如人事則人所自招致者多矣。城復于隍者。謂政道之亂敗。政道不治。故命令亦亂也。其命亂而國治者未之有也。蓋命亂之始。君后不知擇可執政之才德妄命所寵之人委任國政。自是君子默默日退。小人翩翩日進。當此時也。非慧黠姦諛則不得與政用。是故每布命令使天民抱困苦所以產天下漂杵也。適雖有忠直之臣。時勢不可以入諫言。无他腹非而從事已矣。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

乾隆帝曰。天不下濟。地不上行。萬物閉塞而不通。天地之否也。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上下隔絶而不通。世道之否也。天地閉則賢人隱。君子於此。惟當閉藏以順天地之道。愈收斂愈堅貞。不露聲華。以儉約其德而辟免禍難。愚謂不可榮以祿。謂否世之爵祿不可得而榮之。自古正士爲爵祿見羈。受小人之害者不少矣。論語曰。危邦不入。天下无道則隱。邦无道富且貴焉恥也。又曰。邦无道穀恥也。又曰。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此皆是傳旨矣也。蓋君子體天

運而不違世時遯世无悶阨窮弗憫嗒然遊榮外淡然咬菜根乃
辟難全身之仙城也蓋聖人釋尊處否塞之時故不言他象義凡
人息來日預防眚之良藥亦如此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乾之聖君有世在尊坤之衆民順享處下上下各得其分而相應
萬民仰剛明中正之君之象故曰志在君也初六居衆民始故特
發此義大意與比初六同不可泥論君子小人及否塞之說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人否亨之句於經文則屬之意象蘊義然於傳則取二五中正
相應以爲有大人君子之德者雖在羣衆之中和而不黨不爲所
亂志移心之義君子守敬踐順之道也
包羞位不當也
禹貢草木漸包包通衆陰集進六三首而先之其所求者何事
蓋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以犯求則凶事必矣然否既中方是泰來
之候也故以孚從陽而進乃爲順又以下承上亦順道何凶之有
但是以位不當而豫難定的故无吉凶之辭○舊註諸家羞訓恥
包羞忍隱其醜之意所謂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之意如此
然與六二俱集義可用

有命无咎志行也。
順命而行。故无咎。救否之志獲行也。否已過中。天時既至。治道成。
蒼生安。不惟君臣得福。天下祉。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德无位。不能成其功。今有大人之德。而登帝王之位。故能休否。
而得吉。或曰。位字活。正以德言。當以位言。有德有位。是大人。蓋孔
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
在而德不在也。故曰位正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以天時言。否極而後泰。以人事言。不待終而爲泰。九五大人。既休
否。至上則已否傾盡而否无矣。傾否者人也。故不言否傾。上九剛
才。濯垢棄潘。何可使否長哉。蓋也極不能變者。上六柔賛无才力。
以居險也。所以辭同而其義異。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同人象法。諸說非是。臆說既見經註。今此傳一條。象法與經不同。
是亦諸家註脚。愚意弗得愜會。獨乾隆帝說爲冠諸家。曰。先天乾
位。即後天離位。天純陽。火生於陰而成於陽。故天以日爲明。以火
爲用。是以天與火可以言同。天上運火上炎。不同其物而同其性。

亦猶人之與人不同其道而同其趨也故曰同人君子法之以類族辨其物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萬物均照法離之有別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以異同中之異也同其所不得不同異其所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也朱子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辨物之說蔡氏蒙引甚詳密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經于門者未見所交之跡出門而後正可見同人之廣此同人之

本意誰有咎之者邪傳加一出字而使人成其功聖筆妙釋

同人于宗吝道也

反公道而行私是吝道也蓋雖二五中正而於卦義悖矣故聖人措中正而不取其責不義之私心是活法妙用奚泥定例可知易是仁義之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指五九三不計理勢妄欲攻之誤會甚矣是以往成何功乎

故曰安行也安何也尤之辭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恃力忘義則乘墉知義弗克必知反則人自知過而能改之乃得吉之道也蔡氏清曰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胡氏炳文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大同之時二五私同可鄙可陋故於君臣中正之義无所取也姑取二五中正應爻之一義以爲一種相遇之人也言其相遇者理之當然者也間梗之者姦回非理者也故先號咷以中直也大師相克亦以理直故也蓋聖人雖不取君義常例以君位舉中直二字自見尊于君之意在其中諸儒鑿解牽強今不取辨具經註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康熙帝曰卦外有野象于野曰亨而此爻但曰无悔則知郊去野猶一間而大同之志未得也孔子可謂善讀周公之文矣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陸氏北沙曰火非麗于木之火乃天地陽明之氣也陽氣旁于子極于午午者天之位也火臨午位時當正夏品物咸亨大有之象述義云所有既大无以治之恐有爨襲之旁君子遏止人之惡顯揚人之善以順天休美之命善善而惡惡故討有罪曰天討命有

德曰天命過之揚之皆惟天所命而聖人无與焉此所以應天時行而成保有之治也過揚之權與火合休命之順與天合愚謂天下道明則善惡賞刑分明而皆中其實持權握柄者以順天命也

○乾隆帝曰離爲日爲火火麗於物以爲體不能麗於空以爲明火在天上則日也大明中天萬物皆相見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所交之物多則產害亦多矣初九在大有之始未與物接故靡涉於害耳陸氏振奇曰保終之道愼於厥始必有克艱於初而後有天祐於終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末見大有焉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乾之中畫剛實積中剛健之力足以載重而能勝其任又有應援何至敗乎益人積德如此有所何往而不達邪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爻言小人弗克占辭此言小人害者益小人之情窮則濫富則奢是故得大有之時則矜富豪恣奢侈而自害矣初无交故无害三由交有害○張氏浚曰小人事君爲容悅无所不用其私爲民之賊爲政之患爲國之憂使若斯人而居上位必爲天下大害大有之君尤宜察諸

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晳思積切音析白也

簠彭盛以協其時之可故雖華美而无咎此能知時之當否所以明辨而晳也梁氏寅曰謂之明辨而又謂之晳者見其明智之極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上以孚交下下感之以發起其志而信信上一人之信感發下萬方之信所以上下交如也信謂心之實志謂心所溢主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去聲

易平易之易非易慢之易備防禦也蘇氏軾曰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孔氏穎達曰易而无備者釋威如之吉之義所以威如者以已不私於物惟行簡易无所防備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康熙帝曰益言威如則疑於上下相防矣故由之曰易而无備明乎過惡揚善順理而行非有所戒備也○傳義亦可通考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初與上舉卦名者終全卦之義自天祐之吉闡愼終如始之功驗又以君尚賢上下相應相信故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象法見經註蓋聖人象法雖虛象亦必有實理邦國之廣地勢不等有彼之平地高於此之山者也蓋地中有山惟是滿而不溢有如无之意謂不矜不伐之心源也君子須觀謙之象以切體之其身也大抵人情視已常高矣多矣視人常卑矣寡矣只今減去驕盈之念以移益謙順之行乃待人處已之間各得其平猶如稱量物之不齊而平其施哉俞氏曰裒多益寡非謂衆甲之多以益乙之寡謂下人之心也吳氏曰益寡无工夫工夫只在裒多上按裒減也今猶言除去或曰君子盛德之至雖有勞有功而自无上人之心責已惟恐不厚待人惟恐其薄是故自處不見其有餘視人不見其不足謙之行用大哉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居卑位而養謙德身與行合其宜也牧如牧牛羊之牧使之馴服于卑者也安卑者不爭人之先內自涵養驕心日消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意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中正謙德積於中得諸心然後發于事是所爲皆无不由謙謙者其令名自然聞傳于世上所以獲貞吉者如斯匪勉外飾以求令譽者矣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負大公无我民好是謙德仰莫不心服者
也此无意於服人而人自感服矣謙道之美天人所好所以有終
而吉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有物有則天理自然之度也凡人繇法則而行乃无所過无所不
及六四利者以上承五敬而不諂下乘三恭而不瀆也然以六居
四又在坤下是有過乎謙之象居之而撝謙无乃足恭乎故夫子
曰不違則以斷非過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以謙道和德而天下悉服當此時宜服而不服者是頑兇彊圉必
聲罪可以征伐之矣蓋用武威兵革以征乖角而犯法者亦即用
謙之道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六二鳴謙者譬如隱君子雖隱而人知為君子上六鳴謙者未能
无意於令聞聲譽此所志未得謙之為謙玄旨之處也蓋向外不
可制人內省可以自治故云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以配卽配以蔡清曰以字當作而字看
方雷閉藏于地中則寂无聲萬物亦伏及其出地奮而發聲則其氣通達和暢萬物亦俱發生豫之象也先王法鼓天地之和氣以作樂其作樂也發揚祖考之德而尊崇之如韶武之類是也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所以象德也又云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殷薦之上帝則通乎神明配以祖考則鬼神來格焉此所謂神人以和者聖人作樂之極功也殷盛也薦祭也禮有殷奠殷薦樂亦以殷薦爲極盛梁氏寅曰夫樂之爲用多近而閨門遠而邦國顯而人事幽而鬼神无不用之而獨言上帝祖考者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是其用樂之最大而極盛者故曰殷薦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位卑而處始是時勢未窮故提初六二字而斷之然曰窮者謂鳴豫之志已先窮也凡小人之情恃有所賴假權售勢志滿心驕求而不飽欲而不息至自取凶也聖人之垂戒深矣哉蓋初六卽謙上六向也鳴謙今也鳴豫鳴謙曰心得鳴豫曰志窮心志之間其幾嚴矣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皆附驥尾而競沽福我惟恐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故樂以道而不願暴發之富不欲分外之樂此以中正故也凡人見幾如此則豈駕蕃害乎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不中不正不能安其分所羨所願皆犯其位猶見鳥飛則歡走空見魚躍則思坐水君子思不出其位六三反之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欲使天下豫樂本是其志也今上下皆由已是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五柔所乘之剛卽賢宰也能制已之慾而不令遂樂我心不快是其痼疾也然所賴者居中得尊未亡國脉恆不死者也蓋君雖柔闇而有賢相則猶草得水而不枯也但可閔愚主所制姦權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乾隆帝曰何可長也釋成有渝之義蓋許其能變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述義曰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兌正秋時雷藏于澤故曰澤中有水動而常流者也澤中之水則止而不流雷動而有聲者也澤中之雷則靜而无聲以雷之動隨澤而靜故爲隨君子法之晝則動

以勤其事夜則靜以安其身故嚮晦入居於內而宴安休息所以隨時也天心震動之生機涵于雷人心震動之生機涵于息是故以形息者聖愚所同以心息者君子所獨也震東方日出暘谷之鄉兌西方日入昧谷之鄉由震趨兌嚮晦之象互巽爲入互艮止爲宴息（按御纂述義撮諸家之秀最取俞琰者多矣）袁氏黃曰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餘忙猶在不得謂之宴息入字意深矣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所變從正故獲吉也所交非私交不失義故有功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曰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愚謂既已係初則弗得與四兼與凡人因失其親則所慮皆違由不謹之於始

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所志與二相反蓋學問亦舍燕石而取連城者也人事皆然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袁氏樞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康熙帝曰義者謂卦義也卦義剛下於柔而四剛爲柔隨且處近君之地尤有招納之嫌故曰其義凶也張氏次仲曰明則知心不可欺而內竭其誠知事不可苟而外合于道如此則隨者不厭其

勤獲者不傷其正更有何咎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中正之德而居隨之主主帥以正所隨者孰敢不正蓋於爻則專言嘉耦於傳則廣言隨而有孚必不拮二

拘係之上窮也

上一比五而其心固結而不變是居卦之窮无復所移隨之孚者也蓋五倫之道如此而善矣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俞氏琰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无所阻故皆曰行蠱之風在山下爲山所阻回旋鬱滯不能條暢故曰有攸往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字从蟲風鬱則木多滯滛而蠱生蠱之象也愚謂天下方將亂則民風先蠱壞君子振起民心養育民德振民以食育德以教食不足則教不入教不入則不可移風易俗或曰振民育德譬之良醫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其意然蓋化動如風成材如山而民心知遷善則益作新民也振民育德四字屬民說先解以育德爲治民之君子之事非是〇或問雖有君子而不得其位則奈之何曰世道之衰傾本是閣君无其人則必湯武救之已矣君子雖多如在野則不過

徒禁齗耳。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父既已。雖至蠱壞。而未嘗无興復之意志。子幹之。而使考得无咎。其迹雖似不順。其意實承考也。楊氏簡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尤難處。過剛則傷恩。過柔則不可治。只是得中道。其宜者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蠱已深之時。非過剛之材。則不克。雖小失終无咎。言終有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志質俱靡。氣不能振。以是而往。惡得幹蠱。豈唯往吝耶。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父既成蠱矣。其爲德者何也。德者。謂子幹蠱之德。雖承先人之敝。今能幹而不喪其位。使先人消蠱之名。孝之至也。故用譽。是所以不承以才。而承以德也。蓋當蠱已窮之時。以剛柔之中德。踐尊位。故稱德而不曰柔。諸家云由九二承以剛中之德。膚强非是。康熙

帝曰程傳謂九二承以剛中之德然凡言承者皆就父子之繼而言故初之意承考此之承以德文義相似也不以事承考而以意承考不承父以事而承父以德父之德著則譽亦彰矣承以德正

籩用譽之意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公私條正取舍中節卓爾不事王侯非知道者則不能其志後進可以爲法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思去聲

澤上有地澤卑地高取上臨下之象君子觀是象以臨其民則必可以教導之意思无窮容保民之心无疆益教之設爲庠序以孝悌仁義養之制定井田薄稅斂助補不足臨民之道不過教養之厚人君之臨民豈以刑政威嚴而已乎能容保民之政乎胡氏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无窮无疆取浸長之義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剛以正而臨則四柔以正應之故曰志行正震行之象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朱子曰未詳俞氏琰曰未順命三字諸說多出於牽强而其義未

穩胡安定馮厚齋皆以未字爲羨則與爻辭之意不相戾亦與象傳之意合今从之愚按諸家强解不如未字爲行之穩當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不中不正位不當所措我之躬而不當則所行何事成得豈能无咎乎然早知其非而悔改則咎不長也是開遷善之門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已以正而下順行正之賢无咎之道也所處當位則所行亦不失位當不當聖人隨其卦其爻之義以取之是及其時借指示月耳

康熙帝曰借爻位之當不當以明所處位之當不當易之例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天子臨下而行順中之德天下无不說服者宜卽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康熙帝曰此志在內當與泰初志在外反觀同是天下國家也自初言之則爲外自上言之則爲內伊尹躬耕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可謂志在外矣堯舜耄期倦勤而念不忘民可謂志在內矣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民之觀平聲下同

風行空中人不見其迹風行地上則所加者偃所觸者動人人而見之矣故爲觀象先王體之以省察四方風土觀視其民之風俗

隨其地因其情而設爲其教使之遵聖謨歸中正也風化周及所
謂過化存神之妙神道設教是也坤爲國土爲衆民巽爲申命設
教象或曰教之本在誠其具則禮樂刑政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先謂位卑下童无遠大之觀小人之常分也故曰道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本是醜故經有利貞之戒況丈夫而爲女子之態尚亦可醜
疑女上脫利字益辭在婦女而戒警丈夫之意備言外矣目視天
地之廣遠心視萬理之幽微是之謂大觀丈夫之事也見區區至
近而自以爲足者細民之分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處內外進退之際故先省其可否自審而後可進則進可退則
退進退皆不失其道所觀而決矣康熙帝曰道卽進退之道量而
後入則不失乎進退之道矣

觀國之光尚賓也

以順正之德密邇中正之君親觀其光一切知其盛君明而尊賢禮
士天下觀而化賓之尚之在君也益明君之用臣爲國家故選於
衆舉直任賢政教行萬民悅暗君之使人爲自身故愛媚好諂舉

杜注妄蟹政滋萬民憂。

觀我生觀民也。

總括天下人物只是在君王一身矣君心僅濁則下流成泥益欲觀我所行之邪正則觀民民心不直民風不正則可恥在尊位或人曰六三觀已以從人九五觀人以修已又曰窺臣擅姦行而不知塗有餓莩而不知奚足論觀我生噫。

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亦處大觀位黎民仰而觀望之恃治世以不弛於安民之志故曰未平也聖人深愛民之志可知矣。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勅俗敕字。

象傳皆順說而倒說者唯泰與噬嗑而已先儒皆從石經及李鼎祚作電雷以爲倒置然泰象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噬嗑象傳曰雷電合而章此非倒置明矣天氣降地氣升二氣交合而生萬物雷聲舊上電光閃下同氣相合而爲勢其義同雷陽氣發聲電火氣發曜電先擊而雷應之故不曰電雷而曰雷電噬嗑以合爲義故也吳氏澂曰不言用罰而言明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明之於先使人知所避不言行法而言勅法敕者整飭嚴警之意敕之於初使人知所畏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愚謂蓋

聖人取雷電威明之象以明罰敕法而示之天下則雖愚知避嚴而勅之則雖悍知畏猶雷電奮起之時人人虩虩而莫生不正之念發不義之慮者矣此聖人法天以垂教最切矣蔡氏清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又曰明罰即所以敕法使人知所畏避也法是通用字罰是專指刑法內兼威與明意○罰後人改刀作寸寸法也

屨校滅趾不行也

使有罪過者恣進行則益深罪長惡加之校以使其不敢得動則自不陷於惡也震爲行艮爲止不行之象爻言懲惡於初使其悔悟而遷善傳別取一義

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易制滅鼻難服其難服者以陰乘而乘初剛也凡事恃易必爲强暴所傷豈可不愼乎去惡不嚴是長奸中正以嚴刑即寓慈之治道也

遇毒位不當也

康熙帝曰此亦借爻位之不當以明其所處之難爾非其所行有不當也若所行有不當則施之刑獄其失大矣安得无咎又豈獨小吝而已乎愚謂毒者害人草名凡物味厚而爲害者皆曰毒有

司爲賊贓受汚辱君好嬰色疎忠良遇毒者也盜流毒於天下泉源亦在斯。

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由能敬愼以得吉聽訟治獄最善良者也然比之必也使无訟之大化則其德未光大也未足以拔其根爲未盡善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黄金柔中德能貞正能惕愼所行當規矩如用刑亦能當其罪趙氏汝楳曰象傳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彼以位言此以事言。

項氏安世曰九四離之初故曰未光上離之極故曰聰不明六五離之中故曰得當治獄尚剛故五柔无咎不如四剛吉。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居惡積罪極之地既滅耳而心路否塞是以聰不明矣由何開悔之有乎益人能改非心而遷善則孰有不善者乎聰不明三字夫子別開一義使斯人知曉覺扶起之意溢乎言外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爲憂亦此意。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山中之光華敷榮燦然可見書曰賁若草木是也庶政謂內政衆事如錢穀出納彝用非常種種備要是也明之以成治

世之昊取內離明如折獄則屬外政關人命存亡豈敢爲乎益聽獄者貴乎得情不尚文飾不可自恃其明而輕用故曰无敢折獄取外艮之止君子體易以布政如斯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固无所乘徒行者其分也知義者必安其分矣世人不知義故求非義之榮而不能安守其分却招凶吝取舍因義則榮

賁其須與上興也

俞氏琰曰上謂九三九三質也文恃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起也益桑從剛下從上不失順義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旣過賁飾凡物過盛必生間有乘間而陵侮之者然以剛正永貞之慎他終莫之陵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以六居四當位者何疑乎應初而比三三匪寇婚媾是可疑然四固守而弗移故終无尤也益已正則始雖異後合

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去世風奢美賁丘園束帛戔戔似不足爲喜然以有喜享之者爲化成天下喜也非自喜也禮奢寧儉又從先進皆救時敝以

立論皆此爻之旨康熙帝曰傳於五位多言有慶慶大而喜小也此爻居尊而返樸崇儉亦可以易俗移風而但曰有喜者且就一身无過言爾如无妄五損四凡四之例皆以无疾爲喜若推其用則化成天下慶在其中矣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者五彩之先文而文之質也以白爲賁自然之賁也是上爻得賁之本色故曰上得志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乾隆帝曰山者形峙地上根蟠地中言附於地則下朽蝕而上傾圮山將夷爲地矣故謂剝下謂民也宅謂君之所居也民在下爲君之基猶地在下爲山之基也地厚則山安於上民厚則君安於上故居上者厚其下所以安己之宅也曰厚則植根深而與附者異矣曰安則高不危而與剝者異矣愚謂山雖高不因於地不能保其高君雖尊不厚於民不能安其位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未聞萬民窮苦而國君長久者矣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蔡氏淵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卦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馮氏椅曰以上下厚薄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爲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

也。艮爲山爲小爲衆厚下象。艮爲廬爲止。安宅象。不曰君子而曰上上九一陽巍然在上。作易者喜見之辭。有心哉。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所以安身之物。初在最下。牀足著土之處。消滅從此始。滅釋蔑字下釋足字。滅蔑雖通用。自有別。蔑若无之意。滅消滅也。磨滅殆盡而後已。小人欲害君子。自微遠始。大姦害國政。起於下。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與謂陰類與黨與。常例以陰陽相應爲與者不同。羣陰結黨同心而欲侵剝於上。陽既及辨。則向盛進一等。則及牀上。然三雖在下與力也。此爻諸家牽强皮解。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謂絶去上下同類。六三雖雜迹於小人中。而不私其黨。不染其邪。失不正者而就正善者。无咎之可及矣。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起於足漸上而及膚。災切近于身。悔而難免。人觀此象。常愼豫防。不可以罹此災禍矣。不螫圖後噬臍而不及。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剝至四極五居中比陽故能悔悟君子之不可絶而統衆陰而從陽非已獨得幸衆陰亦受幸此終至无尤也蓋聖人發揮一義以開示人人遷善之道深切妙術也應氏撝謙曰夬五莧陸剝五貫魚而聖人惜其比桑則曰无尤其情一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在位乃小人必賴其庇以獲保其身是民之所以承載之也若小人得志以剝盡君子乃小人亦俱亡剝廬謂至无所容其身也試看自古昔未曾有君子去盡而國家不喪者也小人害君子即自待所亡矣故曰終不可用謂不可用其姦機益上句之小人泛指細民而言下句專指在祿位之小人而言張氏次仲曰聖人嘗以无咎許二以无不利許五而要歸則斷以爲不可用小人之可畏如此○或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心旦晝牿而夜氣不息故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于剝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者震之象今在地中是一陽初動復生之象故曰復其氣甚微未奮發之時也宜靜以安養之而愛護其長不可妄勞動而泄其氣是故先王順承天道以于冬至之日閉關而不通往來于是日商旅不行后不省視四方是順乎天弗敢先時而動俞氏琰曰此

冬至之一日爾他日不然閉關坤闔戶之象商旅坤爲衆爲迷震爲大塗不行之象項氏安世曰經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傳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經與傳取義不同諸家混說非衆象之例亦非此象之義也○梁氏寅曰或曰陰陽天地之氣也而人事何與焉是未知天人感通之機也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必然之理也在人善端初復亦陽之方動也尤當莊敬以持養之然後善念達於外而益以廣不然萌蘖之生而牛羊牧之其良心能无失斲乎○王弼云寂然至无是復之本也蘇氏辨非之是也弼妄解甚矣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人心本善然迷覺邪正皆從是心起而異公私念纔起即失天心也早悔速改乃不遠之復人心復則天心亦復心者身之主未有心治而身不脩者也中庸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心也其知不善學問之要張氏次仲曰常人之心非无來復只是念頭不切實工夫不嚴密夫子提出修身二字便棒棒著肉刀刀見血不墮影響一路矣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俞氏琰曰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脩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爲仁

矣二之吉蓋以親近初九而吉也張氏栻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蓋有深旨克已復禮爲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爲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至四但言從道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爲至切也愚謂二能知近仁而不耻下問萬善種子起于此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私念微起即失況頻乎故危厲然天理未消故知義而復所以爲无咎也蓋常人誰能无過乎能改爲好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復之主復者謂還道道者所謂率性之道也四居五陰之中獨行應初故曰以從道也述義曰二近初能見其心故謂之仁四遠初但見其率行之迹故謂之道震爲大塗有道象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與考祥之考同察也以中德處尊位自考自復天下之未復者知復蓋諸爻由初剛成卦之主取義下仁從道皆有待于主五卦主之主以君道取義无比无應不假他力自點撿提醒而復也此聖人新於一象一義貴乎君道微意至矣張次仲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合而言之道也自內而外故二言仁三言義四言道總歸

未發之中故五言中皆所以修身也故初以修身始之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以修身者初也敦復以自考者五也由主以各復者爻也上迷復失其所由因謂之反君道也反背馳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按先解五字爲句與應也今從程朱及諸家

天生物之元雷發生之氣元氣相和合相感發一振動則蟄藏咸動萌芽咸起有情无情自是惕然驚醒莫不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雷不妄行物不妄出自然順合先王體此以治天下莫不出乎天理之誠矣蔡氏清曰物與无妄者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爲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俞氏琰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謂誠卽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於此或問茂字訓盛訓勉孰是愚曰美也盛也只是先王盛美此時而歎美之辭○楊氏時曰閒居不善无所畏忌滿身皆妄一聞雷聲惕然若驚妄念頓消善念忽著是亦物與无妄也

白日青天人心依舊矣悲哉

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者天人之眞本以誠而往无所往而不感通也志誠一之初心行得如志何事不成程傳及蒙引備矣

不耕穫未富也

當耕則耕當穫則穫以務其分之所當爲爲心而毫不以富利爲念未富猶言不爲利益君臣父子之道亦如此胡氏炳文曰无妄天也計其利而爲之則人而非天矣益人而先利者皆妄矣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吳氏澄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其失者无妄之災以无妄之人居无妄之時災福皆非以妄而致也愚謂得者失者皆出乎意外皆天也謂之何哉益人无妄而遇災不仰天而怨者鮮矣聖人特發之于此以使人順命自安恐强求免焉則却生妄耳豐氏寅初曰君子反已无怍求其无妄而已禍福聽之於天置度外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乃天命之賦我者固守之而不失无咎之道王氏宗傳曰正者人之性也非外鑠我者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故曰可貞无咎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疾者用藥加之反發疾既无妄復何加哉凡天下之事物足而未飽有所附贅必生禍害不可試用也是戒見利牽欲而易生妄想者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初无妄以行故得志上出於无妄之窮而行即爲妄矣故招災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音志行去聲
天在山中與猶地中有山日中見斗晝冥同虛象也梁氏寅曰此但以氣論而不以形觀也凡山中有雷雨風雲之氣皆天也乾隆帝曰天亦積氣耳六合之內无處非氣則无處非天故曰天在山中天至大也山以靜虛止而畜之故曰大畜前言往行有著見之跡猶山也德體淵默清虛猶天也因其言而默識其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行則吾心之德實不外是德先儒曰人之脩德莫大於謹言行畜德莫聚於由學問君子以多識前賢往聖之言行而學以緝聚之於其身則所獲日以富矣楊氏時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世之學者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亦烏用學爲哉○蔡氏淵曰天在山中卽芥子納須

彌之意人心纔徑寸耳前言往行豈不是天在山中之象按因程子而見得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凡事知其危則利退止初能止不犯災而行者其以有剛正之德也俞氏琰曰需初亦乾體而曰不犯難難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災謂艮山之阻愚謂欲念一起前途倏喪方災自取焉

輿說輹中无尤也

以剛居中有才而知幾不待他來迫而自脫輹而不行詎得尤乎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此卦以陰陽无應者爲合上與三在畜極而通者也其志同進

六四元吉有喜也

明君之治世也止民惡禁制之未形故上不勞而下免於刑故曰元吉有喜暗君之治世也其政事出於姦宰之心傳於曲吏之手君主悠悠擁虛位而已何喜之有

六五之吉有慶也

君子在位則不用嚴刑慘戮而化惡爲善其成功四五同但五尊也故曰慶慶及之意此君臣之分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謂天道无礙之時上畜之極極卽通此不家食之賢至此其道大行也蓋君能尚賢通衢不塞則推轂日開人才日進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與地中在雷其象相似然復取元氣之運行以爲義頤取動止隨時而无違兼頤養之道以爲義凡人之所行日用切務者不出言語飲食二事語默所行乎外飲食所養其內君子以愼語默所寡悔尤節飲食所修正情欲是皆動止當理合義養體養德之具備矣俞氏琰曰愼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己者皆所當愼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爻旣曰爾靈龜則固有貴於己者足以自珍也然舍其良貴而朶頤此何其妄乎故曰不足貴也蓋人不知自足恥邪欲貪橫財反不求禍災者鮮矣動于欲者總凶故下三爻凶上三爻吉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受養於初九雖顚頤而同體比爻有當親比之因若羞受于下越五而行求養于上則非義非禮所以征凶也行必失可由隨之人故曰行失類類隨也此也行字好看自守則何失之有胡氏

一桂曰頤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故二以居動體凶四以靜體吉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上是正應而三求養于上不可言非義然其凶甚者何也益初九陽正未全悖道六二陰中正不征則免于凶三獨不中不正以處震極一動於慾悖頤之正道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拂戾養之道可耻之大甚者也十年勿用語意深嚴矣

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施去聲

四與二同顚頤而四是吉者居相位而踐正故能取下以養下非自爲者其取下有道初爲正應正取普施澤被於下民德光及於天下皆其能事故六四之吉曰上施光六五之吉曰順以從上愚詳象法五取上四取初爲是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陰之正道也四五俱陰柔皆无養人之具故五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兆民也張氏清子曰是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又云拂經者以二五不應而二求初五求上也此云順以

從上者以陰從陽以庸才從賢德故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五居尊无養具賴上九師保之賢以養於天下萬民被福慶然其實由上九之功德故以由頤與大有慶不曰君爻而曰上爻慶喜之廣及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水浸沒於巽木上木乃爲之枯仆是曰澤滅木澤字只是爲水字看是水之大過也君子觀水之大過而木既仆流以爲在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行已矣夫以世道之險人情之異而不懼焉

時之相違道之不行而遯世无悶焉渾身剛毅雖遇危難莫所變其操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此惟非有大過人之德者不能也益君子所爲皆庸凡所不能故曰獨立也○按澤水滿溢樹木沒水下而滅之象爲實象而繹者不可也平土水鍾潴草木潤滋之地曰澤其水雖滿溢湲濘豈高漲于數丈木梢乎若爲有之堯時洪水耳又舊解云雖水浸木滅幹根挺然不爲水所飄拔君子體之獨立非也夫大水迅激沛然洋溢何其得爲挺然如蜀川春流十圍百丈大木漂戰流下是等非其證乎益巽木沒水下兌爲水爲毀故曰澤滅木象法易例如此爾○我　國相摸州箱根山上有湖

水中大木植枯歷歷在焉土人取之以作器皿名其木曰神代杉
其木如烏木或如柟心舊俗傳云此地上世爲深谷地震山崩埋
谷口然後水氣聚瀦自爲湖是上古谷中樹木植槁而存也理或
然萬國廣遠如斯之地尚可多矣澤滅木木挺然不仆之象非无
之然本是不觸急流激水而苗於止水中故不覆翳也蓋聖人之
辭由卦象以繫然天下之物莫不有易中易象是鏡花水月者也
勿拘泥而迂說附記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巽象初柔主爻也以主在下承二應四慎敬之至也德沛補

註曰柔一也見之才爲委靡見之心爲敬慎用之棟則有橈用之
藉則无咎顧所用何如耳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少原非正偶故曰過然二以剛居大過之始獲初以剛柔相濟
踐中而不過此以有餘補不足以盛扶衰之道人事之和世道之
美无往而不利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橈之凶以剛居剛自致之者也上應而弱不能以輔之愈過愈
凶蓋人剛愎自用无人輔之不得不橈借使雖有忠言必不納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吳氏澄曰。下謂初也。不撓乎下。謂不因下之弱而至於撓也。愚謂大臣德隆政正。故弗甘于小吏之姦言。天下億兆之慶福已矣。此夫子開示經中之微意。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元氣將竭。英華發露。猶火將滅而忽明。豈能久乎。速其終也。士夫所乘老婦失偶而爲柔邪所惑。亦不醜乎。醜字深惡之辭。蓋夫子於九二傳則只釋老夫一句。以有生育之功也。於五則釋兩句。君无賢臣猶車之无輪。舟之无楫。何以行之哉。以精竭而不久陰蠹而惑主聖人憂之深切矣。凡人臣外温内虐之老慝。皆是老婦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對九五。則爲邪媚老婦。以全卦則其才弱爲不足以濟難。於自爻履踏大過之終。而不避大難之象。厥勇氣壯心。雖曰不濟事。志存大義者。詎可咎乎。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音薦。行去聲。

乾隆帝曰。大川之水。朝夕兩至。此言洊至。則重疊相仍而至洊義。與洊雷震之洊同。雷曰洊聲相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即洊水成

重險習坎之象德行者德之行教事者教之事始終如一謂之常
一再不已謂之習君子以之治已則常其德行如源泉混混不舍
晝夜也以之治人則習其教事如江海浸潤有加无已也坎剛中
有德行象水滋益物有教事象王氏宗傳曰君子德行貴其有常
而教事貴於習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愚謂君子有恆而不改練
熟而不輟學之不倦皆自習坎解出來楊子法言學海
亦得此意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流水則是習善可以上行而出險是爲道入坎窞則是習惡失
其出險之道故凶錢氏一本曰不舍晝夜此水之性也入于坎窞
是爲死水水死則臭腐心死則禍至張氏次仲曰水失道則橫流
人失道則縱肆所謂道不過有孚心亨而已
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處剛中雖有孚而未出險中故所求僅小得耳非其才不足只
是時勢所值也坎一卦无一吉字君子居易以俟命之時宜從其
小者以求之已矣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以柔居剛才力不足而志氣有餘以處兩險之際往來經營以欲

出險故求而終无功也俞氏琰曰象傳云往有功釋象辭行有尚此云終无功言一爻之義釋勿用二字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釋文无貳字朱子從之俞琰曰一本有貳字其實皆非也當作樽酒貳簋爲是愚未詳孰是

象傳惟舉首句以兼全句之意者亦一例也八純卦六爻俱无應只以比而相際接爲義五重陽四重陰以柔正承剛正是君臣親比和順而交際質實之情所以始雖艱阻終无咎誠意可以濟難

坎不盈中未大也

爻辭曰坎不盈謂水不滿波不揚即抵既平是其狀也象法由全卦而取也此云坎不盈九五雖剛中以居尊位而以未出險中我中德未大也是膏澤不周逮於民也益與屯九五象傳云施未光也一例其義亦不異又按中者中正之義而自含爻辭之平字益水中則平盈則不平未字有所待之辭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乾隆帝曰初入險最深上處險最極初云失道拯之于始上云失道拯之于終也愚按爻辭凶字在三歲之後此是柔暗既失道以處險極雖歷三歲之久然出險而可濟事之術无其才器此其所以凶也傳凶在三歲之前自居險而行險所患所爲皆凶事終不

能乘善路而失道也。失道故凶。凶故失道。前後卽是凶。從此災眚省至哉。聖人憂之。使人就險難困苦而金玉其心。有孚心享是也。

胡氏炳文曰。坤初上皆曰其道。坎初上皆曰失道。首尾相應。鄧氏元錫曰。道若大路然。平也。失則陷于險矣。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兩。再也。作。起也。爲卦上下皆離。離象爲日。爲火。卽明之義也。離德爲明也。下明終則上明繼。故曰明兩作。蓋昨日終。今日繼。今日暮。來日升。日日朝朝不息。重離緝熙之象也。天无二日。非明並升之謂。不曰日而曰明者。舉日之發用而言。天之明明繼續照臨于下土。莫處不照也。大人以自繼明而徧照于四方矣。所謂與日月合明。此之謂也。蓋曰四方。則豈耳目所及而已哉。徐氏在漢曰。繼明者。照之體。德之本諸身也。照者。明之用。德之及於民也。兒說云。明者照之體德之本諸身也。照者明之用德之及於民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音避。

凡天下之事。欲辟後日之悔咎。則必於其初敬以持之。可以辟咎。

蓋火性炎上。是恐銳進而有過。故戒之初九。以槩通於諸爻。徐氏在漢曰。敬以直內。坤之德也。履錯之敬。是體坤之德。所謂畜牝牛吉者也。咎不期遠而自遠。故曰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彖傳曰柔麗乎中正者兼二與五而言。此曰得中道者獨稱二之美德由中道之至德。以成文明之美事所以黃離元吉也。蔡氏清曰。黃離元吉。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事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夕陽既傾是明何可久乎。猶人之遲暮景薄桑榆康熙帝曰。日昃喻心德之昏也。心德明則常繼昏則不能以久○劉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元城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何云遣日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恃剛奮勢以居高位姦曲邪媚之所輻湊而正士直民之所惡弃實无所容于世者也。康熙帝曰。突如其來如。書所謂昏暴者是也非人不容之自若无所容爾○張氏玩辭云。九三正而不中。九四不中不正與柔麗乎中正相反。一則精爽已竭。頹然消沮。一則氣燄驟張。飄忽震盪。過與不及皆不中不正之弊也。故以此兩爻發明彖義。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

趙氏彥肅曰。明極故憂深。憂深故禍弭。又麗於尊位。故致吉也。孔

氏穎達曰五爲王位而言公者取其便文以會韻也按孔說是也然連公字自有義蓋諸侯各其國之尊也治一國治天下仁政无二道君德无異位此所以王公並稱也所謂繼明而照于四方之義相應于此是君位也慈愛養育萬民之道根於君心來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先解云征之爲言正也身正則邦正邦正則六合歸心重譯奉命矣是之謂王用出征豈以奮武揚威爲出征哉○愚謂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坎離得乾坤之中以成夫中德者至精至神至美至妙者也蓋上經乾坤居始坎離居終是二篇之中也其序自然造化之妙